

永恒的风景

An Eternal Landscape

第二届弘一大师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Great Master Hongyi



中國文化藝術出版社

永恒的风景

An Eternal Landscape

第二届弘一大师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Great Master Hongyi

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

书 名 永恒的风景

——第二届弘一大师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责任编辑 邱荣武

出版发行 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

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92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60千

书 号 ISBN 978-988-17226-6-9

定 价 90.00元

前 言

第二届弘一大师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于2007年9月25日至27日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市、平湖市隆重召开。本届会议由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与平湖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由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与平湖市李叔同纪念馆联合承办,并由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平湖市叔同实验小学协办。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来自美国、日本、马来西亚的学者及嘉宾80余人。作为会议内容之一,会议期间举行了两场“第二届弘一大师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暨弘一大师圆寂65周年缅怀音乐会”,马来西亚自在音乐舞台工作室演出了舞台音乐剧《天心月圆》选段,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艺术团、平湖市叔同实验小学学生分别演唱了李叔同的学堂乐歌作品,此可谓本届会议中的一个亮点。

诚然,作为学术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乃是会上发表的22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论题广泛,涉及李叔同——弘一大师研究的诸多方面,且有许多新发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会议期间,与会者就会议发表的论文展开了认真的研讨和交流,论文作者又在会后对自己的论文进行了精心修改。本书即是本届会议论文的汇编。为了方便国际学术交流,与首届弘一大师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一样,这部论文集里的论文均附有英文摘要。

本论文集由会议承办单位集体编辑。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陈军副教授承担了繁重的英文翻译工作,特致谢意。

编 者

2007年11月15日

目 录

- 前言 (1)
- 春柳社首演《茶花女》纪念品的发现与考释..... 张 伟(1)
- 槐堂油画为李叔同所作考——从陈师曾与子封雄的合影(1919)谈起
..... 李璧苑(10)
- 弘一大师致杨白民信函补遗、校点与考证 陈 星(23)
- 李叔同和杨翠喜 郭长海(37)
- 从李世珍会试朱卷的发现谈起 高洪钧(52)
- 弘一大师为雷峰塔经卷题写华严经 姜书凯(65)
- 门前的彷徨——试论丰子恺《法味》(1926)与夏目漱石《初秋的一日》(1912)、《门》
(1910)—— [日]西槿 伟(74)
- 日本的李叔同研究——对日本早期研究李叔同之史料考察
..... [日]吉川健一(93)
- “乐石社”与《乐石集》 方爱龙(105)
- 《乐石社社友小传》笺补 方爱龙 陈一梅(130)

- 对新近披露的有关李叔同画作、书信的解读 陈净野(152)
- 观天地生物气象 学圣贤克己功夫
——弘一大师晚年以释观儒思想探微 赵大民 李郁文(164)
- 不可拘泥其“事”，应该观察其“理”——“弘一可钦不可学论”漫议
..... 叶瑜菽(178)
- “子女平分二十周”——论李叔同的“女性观”及成因 童尔男(189)
- 弘一大师在上海的岁月——纪念弘一大师圆寂 65 周年 夏弘宁(201)
- 弘一大师与近代人间佛教略志 王仲尧(215)
- 弘一大师创作《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对近代学戒之深广影响
..... 释慧观(231)
- 弘一大师弘扬南山律宗之研究 释慧明(253)
- 殉美——试从《昨非录》解读李叔同的人格魅力 漆明镜(267)
- 从新发现的遗文略窥弘一大师的思想演化 刘继汉(279)
- 花枝春满，天心月圆——李叔同诗词音乐美学初探 [美]叶明媚(289)
- 构建李叔同人文资源校本课程的实践研究 冯国健(300)

Contents

Preface	(1)
A Study of the Souvenirs of the Spring Willow Society's Premiere of <i>The Lady of the Camellias</i>	Zhang Wei(1)
Li Shutong and the Oil Paintings at Huaitang—From the Group Picture of Chen Sizeng and Zi Fengxiong (1919)	Li Biyuan(10)
A Comparative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Letters Great Hongyi Wrote to Yang Baimin	Chen Xing(23)
Li Shutong and Yang Cuixi	Guo Changhai(37)
A Discussion of Li Shizhen's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Vermillion Volume	Gao Hongjun(52)
Great Master Hongyi's Writing of <i>The Avatamsaka Sutra</i> for the Leifeng Pagoda Lectures	Jiang Shukai(65)
Hesitat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i>Mon</i> —A Comparative Study on Feng Zikai's <i>Fawei</i> and Natsume Soseki's <i>Shoshu no Ichinichi</i> and <i>Mon</i> ... Nishimaki Isamu(Japan)	(74)
Research on Li Shutong in Japan—A Literature Review on Early Research in Japan	Yoshikawa Kenichi (Japan)(93)
The Yueshi Society and <i>The Yueshi Collection</i>	Fang Ailong(105)
A Supplement to <i>The Profile of the Members of the Yueshi Society</i>	Fang AilongChen Yimei(130)
A Study of the Recently Disclosed Paintings and Letters by Li Shutong	Chen Jingye(152)
A Study of Great Master Hongyi's Buddhis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His Later Years	Zhao Damin Li Yuwen (164)

- Identifying the Underlying Percepts beyond Concrete Things——On the View That
“Hongyi Is Admirable But Impossible to Learn from” Ye Yusun(178)
- On Li Shutong’s “Concept of Feminality” Tong Ernán(189)
- Great Master Hongyi in Shanghai——In Commemoration of the 65th Anniversary of
Great Master Hongyi’s Parinirvana Xia Hongning(201)
- Great Master Hongyi and Humanistic Buddhism in Modern Times
..... Wang Zhongyao(215)
-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Master Hongyi’s *Sifenlyu - biqu - jixiang - biaoji* upon
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Buddhist Precepts in Modern Times
..... Ven. Huiguan(231)
- A Study on Master Hongyi’s Dissemination of Nanshan Vinaya
..... Ven. Hui - Ming(253)
- Li Shutong’s *Zuo Fei Lu* and His Personality Charm Qi Mingjing(267)
- A Study of Great Master Hongyi’s Ideological Evolution——Based on the Recently
Found Papers Left behind by Him Liu Jihan(279)
- Aesthetics of Li Shu Tong’s Music and Lyrics Ye Mingmei(U. S. A)(289)
- An Exploration of Constructing the School - Based Curriculum with Li Shutong’s Hu-
manistic Resources Feng Guojian(300)

春柳社首演《茶花女》纪念品的发现与考释

张 伟

1907年2月,中国戏剧从春柳社同人在日本东京演出《茶花女》开始,由古典形态向近代形态演进,标志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但长期以来,作为中国话剧源头的《茶花女》演出研究一直鲜有进展。最近,笔者意外地发现了两张1907年春柳社在东京为演出《茶花女》而发行的纪念明信片。此为这类文献的首次发现,史料价值很大,可以澄清不少问题,笔者拟据此撰文,从以下几个方面略为分析考释。

一、从此次发现可以明确弄清,春柳社当年只演出了话剧《茶花女》的第三幕,解决了长期以来一直困惑的一幕还是二幕之争。

1907年初,日本的一些报刊报道了中国江苏等地因水灾造成严重饥荒,急需救济的消息,春柳社成员得悉后集会商议,决定举办赈灾游艺会,募集善款,救济难民。在藤泽浅二郎的指导下,经过二十多天的排练,2



品念紀 劇演社柳春

場之別款坪址院女花茶

月11日,春柳社在新落成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礼堂里演出了话剧《茶花女》的片段(剧情为阿芒的父亲访寻茶花女,茶花女忍痛离开阿芒,当时报道称“匏址

坪诀别”），这是春柳社的第一次演出。《茶花女》是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的作品，他以19世纪巴黎一位妓女的身世为原型，在小说《茶花女》的基础上创作了话剧《茶花女》。在剧中，玛格丽特与富家子弟阿芒产生了真挚爱情，然而上层社会不能接受这种结合，在阿芒父亲的逼迫下，玛格丽特不得不悄悄离开。等到阿芒得知真相，回到玛格丽特身边时，一切都为时已晚，病情恶化的恋人终于离他而去。早在1899年，林琴南即与王寿昌合作，将小仲马的这本名著介绍到中国，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名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茶花女的悲惨身世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同情，严复曾有诗咏道：“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有了这样的基础，春柳社的演出自然引起了强烈反响，留日学生们纷纷赶来观看。春柳社的这次演出可谓非常成功，很多人因此深深迷上了话剧，春柳社的成员也由最初的几个人迅速发展到八十余人。后来成为春柳社主要成员的欧阳予倩曾撰文回忆：“有一天听说青年会开什么赈灾游艺会，我和几个同学去玩，末了一个节目是《茶花女》，……这一回的表演可说是中国人演话剧最初的一次，我当时所受的刺激最深。我在北平时曾读过《茶花女》的译本，这次虽然只演亚猛的父亲去访马克和马克临终的两幕，内容曲折，我非常的明白。当时我很惊奇，戏剧原来有这样一个办法。”^①自欧阳予倩回忆当年春柳社演出《茶花女》是两幕以后，有关演出到底是一幕还是两幕的争执就一直没有间断过。虽然欧阳予倩在二十余年后的一篇文章中作了更正，认为演出是一幕^②，但由于《自我演戏以来》一书的巨大影响和一些人先入为主的深刻印象，沿用两幕说的文章还是不少，即使近年出版的一些有影响的专著仍有主两幕说的^③。笔者认为，欧阳予倩1957年的回忆更正说得很明确，而且春柳社在日本演出《茶花女》的盛况当时还传到了国内，上海的报纸作了专门报道：“阳历2月11日，日本东京留学界因祖国江北水灾，特开救济慈善音乐会，募资助赈。其中有春柳社社员数人，节取《茶花女》事，仿西法，组织新剧，登台扮演，戏名《匏址坪诀别之场》。是日观者约二千人，欧、米及日本男女亦接踵而至。台下拍掌雷动。此诚学界中仅有之盛会，且亦吾辈向未经见之事也。”^④再以此对照笔者这次发现的春柳社演出《茶花女》

① 《自我演戏以来》，神州国光社1933年2月。

② 他在1957年8月27日出版的《戏剧论丛》第3辑上发表《回忆春柳》一文，其中写道：“在我的《自我演戏以来》中，我说是共两幕——亚猛的父亲到别墅去找茶花女和茶花女临终的一幕。以后仔细想，当时演的只有亚猛的父亲到别墅的一幕。”

③ 如田涛著《李叔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

④ 《记东京留学界演剧助赈事》，载1907年3月20日《时报》。

纪念明信片，片上清楚地印有“茶花女匏址坪诀别之场·春柳社演剧纪念品”的字样。据此，我们可以明确地断定：1907年2月，春柳社李叔同等人在日本演出《茶花女》只演了一幕，即第三幕“匏址坪诀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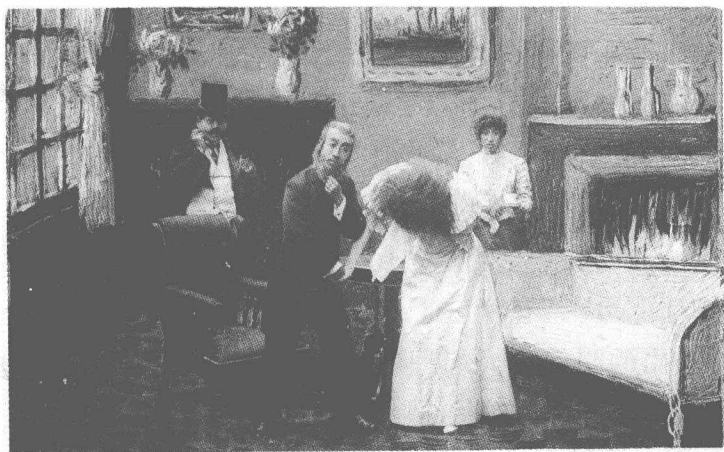
二、话剧《茶花女》的演出剧照一直很少，仅有的两张，一张少掉一半，另一张则很模糊。这次发现正好弥补缺憾，完整地再现了当年的舞台，且李叔同、曾孝谷、唐肯和孙宗文四个主要人物俱全。

据文献记载，《茶花女》的剧本由曾孝谷翻译，剧中的角色安排是：李叔同饰茶花女默风（玛格丽特），唐肯饰亚猛（阿芒），曾孝谷饰亚猛的父亲，孙宗文饰配唐（玛格丽特的女友普鲁唐司）。李叔同本来是留有胡须的，因为扮演女角，他剃掉了胡须，戴上卷发假头套，身着白色的百褶裙，一条裙带束在腰际，眉峰紧蹙，眼波斜睇，将茶花女自怨自艾、红颜薄命的神情演绎得非常逼真。在中国话剧史上，《茶花女》的演出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但其留下的相关文献却极少，尤其是图像资料，除了李叔同送给他的学生李鸿梁的两张自己扮演茶花女的造型照以外，多年来几乎就再也没有什么新的资料披露。但据多种迹像显示，春柳社的文献在日本倒有不少保存，如著名的《黑奴吁天录》的演出说明书，就珍藏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戏剧博物馆内。那么，有关话剧《茶花女》的文献在日本有否保存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我们先来回放一下70年前一次座谈会的有关场景：1937年4月27日，《光明》杂志社在上海中国饭店召开“中国剧运先驱者怀旧座谈会”，回顾中国早期话剧的活动史，出席者包括中国剧坛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欧阳予倩、马彦祥、应云卫、唐槐秋、郑伯奇、夏衍、阿英、沈西苓、袁牧之、许幸之、凌鹤、张庚、章泯、王莹、白杨等，记录者是尤兢（于伶）和赵慧深。座谈会的主要人物是当时资历最老的欧阳予倩，当他讲述到自己当年在东京观看春柳社演出《茶花女》时，忙于记录的尤兢搁下笔兴致勃勃地插话：我有《茶花女》演出的明信片，可惜只有不全的半张了。郑伯奇当即表示：这可以制版印出来。于是，一个月以后出版的《光明》2卷12期上赫然刊出了尤兢珍藏的这张已撕去了一半的《茶花女》剧照明信片。当时，尤兢没有就这张明信片的出处作任何说明，而以后的诸多中国话剧史专著也都只能将就使用这张残照。

这一页珍贵的历史似乎就这样被轻轻翻过去了。但冥冥之中好像有神灵在呼唤,1999年一个秋高气爽的好日子,我在北京潘家园的一个旧书摊上惊喜地发现了两张春柳社的明信片,其中一张即早已深深印入我脑海的尤兢收藏的那枚被撕去了一半的《茶花女》剧照,从这张完整的明信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那被撕去的一半正好是李叔同扮演的玛格丽特低首悲痛的画面;而另一张即葛一虹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在插图首页上使用的“阿芒读书,玛格丽特卧榻”那张,但明信片的画面显然更完整,清晰度也远远胜于“通史”本。我毫不犹豫,当即以高价购下。回家后细细审视:这两张明信片均为黑白画面,纸质硬朗,品相完好,正面明信片格式为日文字样,显然是在日本印制;明信片背面的剧照下方均有“茶花女匏址坪诀别之场·春柳社演剧纪念品”的字样。这显然是一套出品,而且正是1907年2月11日春柳社在东京演出《茶花女》第三幕时的纪念之物。两张明信片上,李叔同、唐肯、曾孝谷和孙宗文饰演的四个主要人物俱全,舞台面清晰,完整地再现了当时的演出场面,对研究春柳社显然颇有价值。

三、从当年的文献可以发现,春柳社的演出因系筹款,故都有纪念赠品发送,但学术界从未能证实纪念赠品的存在,此次发现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且笔者考证,春柳社之所以选用明信片作为纪念赠品,李叔同在其中应该起了关键作用。

我很怀疑这两枚明信片是春柳社自己发行的演出纪念品,同时也作为助赈之用。春柳社文艺研究会成立之初曾公布有“简章”,其中写到:“本社每岁春秋开大会二次。或展览书画,或演奏乐剧。又定期刊行



春柳社演剧纪念品

茶花女匏址坪诀别之场

杂志,随时刊行小说、脚本、绘叶书之类(办法另有专章)。”^①很显然,春柳社早有发行明信片的设想,因为“绘叶书”正是明信片在日本的称呼;而演出卖票附送赠品也是春柳社的常用手段,如欧阳予倩就曾回忆,演出《黑奴吁天录》时,“当时的票价一律日币五角,最先卖出的三百张,每人赠价值一角钱的赠品”^②。有日本学者指出:春柳社当时准备的赠品之一就是“明信片”,而且,春柳社演出《茶花女》时就制作过“明信片”^③。笔者认为,这次发现的“春柳社演剧纪念品”明信片,应该就是李叔同他们演出《茶花女》时的“赠品”——助赈义卖的“特殊赠品”。春柳社之所以选用明信片作为纪念赠品,依笔者之见,既有其时代背景,也应该有李叔同的个人因素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明信片这一邮政载体发明于19世纪60年代末的欧洲,不到十年,这一新颖实用的通讯用品就已传入中国,而且,在随后的几十年间,明信片在中国的发行、使用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中上层人士的广泛认可。清末民初,明信片已成为文人雅士、达官显贵的特殊喜好,当时把寄发收受明信片视为一种时尚,蔚然成风,举凡朋友问候、互通信息、报告行踪、喜结同好、询问故交、倾吐胸臆、通告大事等等,明信片都是一种迅捷简便的联络方式,因此,它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奇特一页,而与许多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结有关系。作为一个爱好广泛、又乐于接受西方新鲜事物的翩翩青年,李叔同也十分喜欢明信片这一新颖实用的时尚之物,从有关记载来看,他在留学日本时就曾多次使用过明信片。如1906年,李叔同给在天津的忘年交徐耀廷寄发了一张明信片,片上图案还是他自己画的,是日本东海道名胜地沼津风景的一幅山水画^④。再如1909年夏,曾孝谷回四川探亲,不久,李叔同即从东京向远在蜀中的老朋友发去了一张明信片,问候起居,并在背后画了一幅由“曾”字组成的漫画,其对老友的思念之情表露无遗^⑤。很显然,对明信片这一从西方传入的新颖邮政载体,李叔同既喜爱又熟悉,因此,春柳社在演出《茶花女》时决定制作明信片,并以此当作纪念赠品,作为春柳社核心人物的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① 1907年5月10日《大公报》。

② 《回忆春柳》,载1957年8月27日《戏剧论丛》第3辑。

③ 中村忠行《“春柳社”逸史稿》,载陈星编《我看弘一大师》,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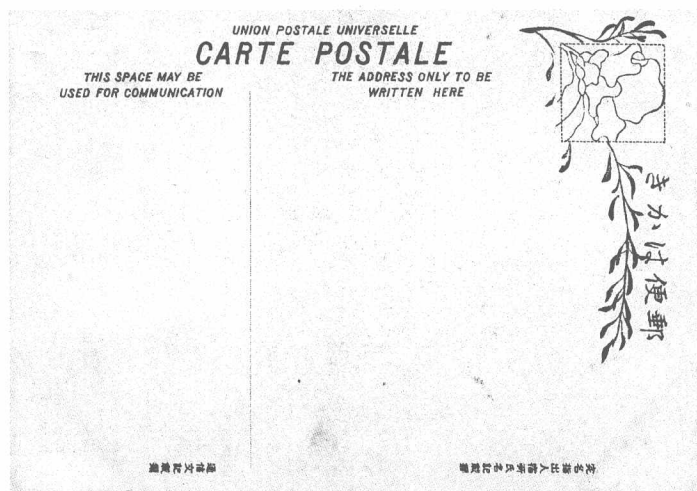
④ 参见田涛《李叔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

⑤ 参见金菊贞、郭长海《李叔同在太平洋报时期的美术活动》,载《弘一大师艺术论》,西泠印社2000年10月。

四、《茶花女》演出的布景为油画所绘，是中国近代戏剧最早出现的舞台美术，笔者考证应出自李叔同之手。

在中国戏剧从古典形态向近代形态演进的过程中，受到了来自西方近代戏剧和日本新派剧的很大影响，包括剧意、对白、服装、道具、化妆等等，其中，舞台美术方面受到的撞击非常之大，仅仅由写意向写实的观念更新，就震撼了戏剧界的很多人。在这方面，李叔同是一位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先行者。1906年9月，李叔同考入位于上野的东京美术学校，和他一起考取的是来自四川的曾孝谷。东京美校是当时代表亚洲最高水准的美术院校，李叔同学习的西洋画科又是学校最有特色的专业，他师从黑田清辉等著名教授，发愤苦学，毕业时获得了“四人中一”的好成绩（即当年西洋画撰科四名毕业生中成绩第一名）^①。

1906年2月，李叔同、曾孝谷等发起的春柳社为助赈国内水灾，在东京演出了《茶花女》片段，对此，日本演艺界予以了很高评价，其中包括舞台布景：“装饰画亦皆合宜。”^②我们从常理推测，春柳社演出时的舞台布景一定出自学画出身的李、曾二人之手，欧阳予倩曾回忆：“孝谷和息霜都是美术学校的学生，布景是由他们设计，服装也是由他们选定的。”^③那么，李、曾二人究竟是以谁为主的呢？根据当时的报道，可以清楚证明，春柳社最初的演出布景都由李叔同所绘，演出《黑奴吁天录》时，日本报纸曾特地指出：“本次的《黑奴吁天录》五幕为美国人的作品。曾延年把它改成脚



① 参见刘晓路《青春的上野：李叔同与东京美术学校的中国同窗》，载《弘一大师艺术论》，西泠印社2000年10月。

② 《记东京留学界演剧助赈事》，载1907年3月20日《时报》。

③ 《回忆春柳》，载1957年8月27日《戏剧论丛》第3辑。

本,相关布景由李哀策划制作。”^①当时的中国报纸对此也有报道:“戏园上所装备之屏障各物,以图画助其景物者,日人谓之背景,即背后所见物色之光景,尽以画屏点缀,山水林木,莫不等类,宛如目睹其物。此则悉李哀所担当,盖在学校专习绘画也。”^②应该说,当时李、曾二人作这样的分工是有其一定道理的。曾孝谷虽和李叔同同班学习,但绘画成绩却并不理想,据当时他们油画科的班长山口亮一回忆,曾孝谷“善于和日本学生交往”,“然而,不知为何,他的绘画却不大高明”^③。相比之下,李叔同却是以“四人中一”的好成绩毕业的,故画布景的工作由其承担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从这次发现的明信片来看,《茶花女》的布景用笔大胆,笔触粗犷,呈现浓厚的油画味道,和其同时期画作《朝》等有很大的相象之处,其中关系值得有心人探究。此外,这次《茶花女》演剧明信片的发现,也为“中国近代戏剧最早的舞台美术”这一断论提供了可贵的实证!

珍贵的春柳社早期图像文献的出土现身,是中国话剧百年的幸事,而笔者居然有幸成为这些珍贵文献的发现者和拥有者,我应该感谢命运给予我这样难得的机会。打量着这些穿越时间隧道来到我手边的神奇卡片,百年前中国留学生们在东京演出时的一幕幕场景,瞬间凝固了!

作者简介:

张伟,浙江镇海人,1956年9月出生。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专业委员。从事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二十余年,曾筹划并主持“中国与世博”、“影像上海”、“国际名流与近代上海”等课题的研究,出版有《沪渎旧影》《满纸烟岚》《尘封的珍书异刊》《前尘影事》《纸上观影录》等个人专著,主编《中国现代电影期刊全目书志》《中国近现代话剧图志》《花一般的罪恶》《老上海地图》等图文集,并策划了六十集系列专题片《记忆电影》、二十集系列专题片《老电影老上海》等大型电视节目。

① 原载日本《读卖新闻》10768号,转引自中村忠行《“春柳社”逸史稿》,载陈星编《我看弘一大师》,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9月。

② 《东京留学生之演剧》,载1907年6月13日《顺天时报》。

③ 转引自陈丁沙《春柳社史记》,载《中国话剧史料集》第1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12月。

A Study of the Souvenirs of the Spring Willow Society's Premiere of *The Lady of the Camellias*

Zhang Wei

Summary

In February 1907, the Spring Willow Society had its premiere of *The Lady of the Camellias* in Tokyo, Japan. This marked the birth of a new era of Chinese drama. It signals the change of Chinese drama from the classical to modern form. However, litt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with regard to the studies on the Spring Willow Society's performance of *The Lady of the Camellias* as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modern drama. Not long time ago,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accidentally found two commemorative postcards, which the Spring Willow Society had issued f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lay in Tokyo in 1907. It is the first time to discover such historical materials up to now. They are of great value and can help to clarify some facts. According to this, the author tries to explore the following issues.

First, the discovery tells us that the Spring Willow Society only played the third scene (it was reported as "Farewell at Paozhiping" then), putting an end to the longtime debate whether the performance was one or two scenes.

Second, there were few stage photos left. Actually only two still existed. One of them has only a half and the other is very unclear. Therefore, the discovery can make up for that. From the newly-discovered photo, we can see the four key figures, Li Shutong, Zeng Xiaogu, Tang Ken and Sun Zongwen. It also gives a very clear image of the stage, showing the entire scene of the performance at that time. This is very valuable for us to do researches on the Spring Willow Society.

Third, from other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we know that it was a benefit performance and hence commemorative souvenirs were prepared for distribution. But no evidence could be used before to explain the existence of the souvenirs. This time the discovery can solve the problem.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research, Li Shuto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oosing postcards as commemorative souvenirs.

Fourth, In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from the classical to modern form, Chinese drama, including its idea, dialogue, costume and make-up,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modern Western drama and Japanese new drama. Especially, the stage design, which was changed from an ideographical to realistic style, astonished many people in the drama circles. As for this, we know that Li Shutong was a pioneer in practicing Western modern drama through his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With regard to the newly discovered postcards, we can see that the scenic design of the performance was very bold and straightforward, presenting a strong oil painting flavor. Its style is very similar to his painting "Zhao (Morning)", which created in the same period.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Li Shutong did the scenic design.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commemorative postcards f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Lady of the Camellias* has provided us precious evidence for "the earliest stage design of Chinese modern drama".